



負苞堂文選卷之三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序

代送陳駕部視學兩浙序

督學使之專設自英廟始必以官守問冢宰經
術問大宗伯吏才問御史大夫僉曰可然後下
璽書命之蓋其慎也萬曆丁未余浙學使闕主
爵者推豫章陳大夫由南駕部往蒞之於是大



夫行矣僚友某等謀所以供帳者而徵余詞余
叨一日之長且爲兩浙士喜得師也敢不唯唯
浙東西相距數千里多高山大川跋踣勞止學
使非強有力者不得歲一週焉比年天子精覈
吏治靳授人以官學使往往當大比歲乃始出
率用類考充士如嘉湖諸郡有經十年不歲考
者矣夫學使旣不及歲考而所謂教官者皆已
衰暮歲用苟且之意格於其間而又不得操升
黜之柄以修其上賢簡不肖之職安所造譽髦
而興教化也矧浙故稱多士至於家絃誦而人
縫掖尤莫如余寧紹每學使按部士之握管待
試者動以萬計故學使罷精嚙目於帖括之日
常什九而從容晏坐於皋比之日常什一卽歲
考矣將以其暇進多士講說經義旁及古文詞
而要歸於六德六行以繩束其步趨毋使漓純
龐敦固之氣余且虞其不及也寧止此士所不

齒於清議者三曰墨曰忍曰奔競而三者之弊
奔競爲甚繇夫始進者輕卽終身之事業係之
也頃來學使市恩滋多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
受經比放試已一切置博士弟子員籍遂使閭
巷少年未卯而求時夜及遇合而仕苟可以趨
勢乘利將不惜廉耻而冒爲之譬如處子然方
其待年業已不貞及字有益蕩而踰閑耳尚欲
責以共姜伯姬之節寧復得哉今觀大夫守官

如其法守法如其身居恒退然如不勝衣然任
事輒精神蠡涌雖甚勞勤亡所不辨至於議論
文采尤蔚然足以發之當不俟軺鐸旣臨而兩
浙江固已爭自澡滌以求當大夫意指無敢有
干科條而徼徑竇如曩時者矣考亭夫子講道
在白鹿洞而余邑王文成先生鎮豫章之日又
以致良知之學相與反覆而紹明之此大夫之
所熟聞也詩不云乎如堦如篲如璋如珪如取

如携携無曰益牖民孔易大夫盍思以牖浙哉
自今兩浙士有能嗣文成而奮起者余知其爲
大夫功矣

送洪方伯入覲序

吾浙首藩也當歲戊戌閩洪公以禮曹高第來
視學政蓋重浙也旣而歷叅藩廉訪使爲左右
轄凡十年三晉秩而不出吾浙蓋爲浙重公也
今已酉公且以歲事入覲矣戒行其屬同轉運

吳君等謀所以贈公者而徵言於予予惟主爵
者旣重浙於浙錢穀出入何若及守令丞尉諸
椽文學殿最何若非籍公一一條對誰能使功
實相應者爲浙重公則必終借公以惠浙使之
衮衣東土也不旋踵公當復來余有從竹馬候
公於曲江之滸耳夫何言哉嘗觀班史傳循吏
僅六人而以文翁爲稱首然文翁所用治蜀特
以教化著聞如所謂擇郡邑開敏者十餘輩受

學京師歲省大官錢貨刀布蜀物遺諸博士與夫建成都講堂除學官弟子徭役行縣則以明經飭行者自隨蜀由此大化文風比於鄒魯舍是無他才略可自表見者班史何以稱焉及考周制諸侯以三年述職於天子獻賢能陳詩歌而天子錫之燕享至曰爲龍爲光其德不爽若深有艷於賢能之出以光邦家者然後知吏職之所重誠在此而不在彼也我明興於方伯之署曰承宣官曰布政比棘院而貢士曰提調此其意可概見而論者乃徒以典司財賦當之亦左矣今上卽位之二年詔太宰御史大夫差次上計吏拔其尤卓異者賜宴別殿侑以白金綵幣海內聞而侈傳之以爲成周盛事蓋又三十餘年而上稍稍勸於勤有司奉職者或多不恪倘赫然申飭舊典坐明堂延見諸上計者詢治狀孰有如公爲方伯時適東南中水患而浙尤

甚公爲之議賑議貸曾不動聲色而民忘侵賦亦卒辦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治兵海上時能使材官劒客帖然受約束儲胥若增堞餘皇若增翼者乎又孰有如公之視學政時能使多士嚮風無不興起於文教者乎自庚子迄今大比士四矣濟濟焉彬彬焉對賢良而筮鷓鷯者皆公高足弟子是當不啻中和樂職之篇流布闕下如文翁所遣何武十餘輩已也富沙李公召爲司徒未幾卽爲太宰康僖陸公入爲大司寇實吾浙事方今部寺多闕天子每厯之而難其人乃一旦得公必且超拜卿貳以慶龍光之遘何論燕享金幣浙將不復能有公矣吳君躩然而起曰公出而岳牧則浙重入而端揆則朝廷重爲浙重者則惠在一方爲朝廷重者則惠在天下鄙人安知仁義饗其利者爲之有德與其使浙之有公也毋寧使公惠及天下尚亦有利也

與哉遂操牘叙之以獻於公公廼駕

送陳使君之思州序

漢武帝時通西南夷地開黔中卽今之思州是也溪洞深阻遞服遞叛至明興始設守焉佐以庶官隸以土目輯以編戶而文物地望駸駸與中州齒矣然而士人未有喜得思州者也萬曆乙巳其守闕主爵者推中牟陳使君往蒞之予迫於樞府某郎署某之請縱不文亦不敢辭嘗

聞使君權賦淮陽其裁決如風操持如水淮人相與俎豆之非大有才具者烏能此故皇帝軫念遠人借使君而臥治焉不然豈其小之乎用使君也異時守思州者不曰是皆王人而率用魍魎禦之倏且爲眩倏且爲厲是以斤斤者猜之將遂溺之靡靡者懾之將遂汰之霍霍者虐之將遂激之又何異駭獸而搏之其不益挺而走險者有幾使君往矣第奉尺一而撫循諸夷

母寧力得之務心得之與其庶官約劫飭澡滌
咸慎大貞母或俾諸夷竊訾我與其土目約汝
惟稟於一王之法母或虞我我亦無有苛汝與
其編戶約謹治爾生我其綏若不善爾生戕我
嘉生我則有大降青示之悃幅寬之浩蕩洞中
廓表如日月無隱於諸夷諸夷必仰首闐鬯鼓
舞承叙以使君爲慈母爲神君廟貌血食當不
啻如淮人之奉使君者是固使君千秋業也初

高皇帝定貴州命汝南侯梅思植平章潘原明
鎮之復諭曰非明臣重望者未可以託蓋聖謨
之弘遠如此今皇帝不忘遠之心同符高祖而
使君負大才具推以建立寧謂名臣重望獨出
汝南平章下哉諸君第遠之如仲山甫爲賦蒸
民嵩高之詩近之如王褒之頌韓愈之歌柳宗
元之雅以紀熙朝之盛事寵君行色母效尋常
薄思州爲也使君聞而謝曰臣子業以身許國

東西南北惟所命之敢擇官乎且先靖獻公之
歿節也詔下族矣天王聖明幸不蔑其遺孤越
四世而生我大王父起家大京兆王父恭靖公
以南大司寇贈左都御史科第聯緜以洎予小
子徼此二千石常以虛忝國恩是懼乃今獲承
大教庶幾有所藉手報萬一矣遂治裝行而諸
君設祖帳餞之

贈黃別駕奏續序

黃相君起家豫章筮仕而倅杭郡以廉善著藩
臬大夫御史臺御史中丞莫不交疏薦之比三
年遂得馳封兩尊人如秩於是僚友某某謀贈
相君乃損書幣謁予林中而徵詞焉予以爲今
之倅漢之別駕也是時太守而下止別駕一人
故其任重而其才得自見如陳蕃題輿王祥佩
刀皆由此選今郡國鉅細一稟於二千石而兵
戎丞爲政訟獄理爲政倅所事事幾何而又三

分之曰糧儲曰水利曰織造卽相君職掌在焉
凡上所須火龍粉藻諸章服專設中貴人董之
而金錢悉倚辦令長倅於其間若踐更然當領
運則從貂璫而北輸之尚方倅事畢矣餘郡國
事會不得問人雖有才將何以自見矧杭在都
會之首晨起而揖拜上官不遑朝食然上官卒
有所委任以察倅材能無論繁囂瑣屑一埤益
我倅皆怡然任之又何勞動也夫其無以自見
故居若職者多以閒曹爲解而其勞且勤則事
若職者多以少有不給求備故最則五當他人
之三殿則五當他人之七非有能其職者不得
考滿此倅之通患也顧獨不可以此格相君姑
述不佞所睹記者相君清修自奉常祿而外不
妄取一介登其堂闕其室蕭如也則請效軟泉
之咏相君嘗攝郡丞及新城錢塘兩縣令事皆
以清靜爲務法網不及淵魚催科不及杼軸賈

不及市間不及門而事亦大治則請效寧一之
歌歲大侵相君爲糴穀於傍省民賴以全活者
萬計則請效汎舟之書相君嘗扶侍太公謁選
上都中道而物哀毀之甚至鬚髮爲落逾年更
生則請效枯魚之什相君伯仲七人友愛殷殷
終身不敢言析產事他如建祠宇修家乘皆獨
捐俸爲之則請效三荆之謠相君有五丈夫子
秀美而文爲諸生有聲其一已舉孝廉矣則請
效白眉之目凡此豈予之私言也蓋郡之搢紳
先生博士弟子鮐背黃口田峻里胥亦旣公誦
之矣卽以是奏諸冢宰齋戒受焉可也

送游明府入計序

吾兩浙縣治七十有一較其良窳必首難長興
蓋五十年間未有以高第徵者選人相戒願無
得長興令久矣萬曆辛丑豫章熊公來視事一
切用藺稽精核審聽糾察澄汰之諸弊爲洗邑

乃大治迨其徵也父老遮而泣曰天惠吾邑安得再如熊公者繼其後乎庚戌楚肩生游公甫下車而均田之事起衆皆洵洵莫能自保公不動聲色徐酌其貧富而調劑焉田遂均邑中安堵如故父老喜曰果天幸再得一熊公矣居久之父老益習公政則又喜曰熊公不如也予究其故曰熊公當廢弛之後爲治易公嗣循良之後爲治難熊公盡法而民不犯法易公不盡法

而民自不敢犯法難予曰如若言熊公信不如矣今天子以靜攝故久不視朝視朝則必大修計典其所爲宴享賢能吏者當首及公其所優擢臺垣法從之官以風動海內者亦當首及公卽銓曹欲申飭久任之令必不能舍公而他擢卽吾民欲長有公亦不能奪公於國門之外而借畱之也計期迫矣若將柰公何父老曰吾固知公之當上計也公上計不擢爲臺垣法從之

官不足以酬公亦非臺垣法從之官不足以塞
吾邑民之願周南之詩有之父母孔邇夫赤子
待乳哺以生其不能遠父母也情也卽爲父母
者一旦免赤子於懷寧遽愬然乎今之邑民非
昔之邑民疲病極矣公在事歲幸屢稔米價不
至騰涌而民又樂公之拊循緩敲朴故皆爭輸
恐後課額以登然而宿逋有未能一一償者此
亦魴魚頰尾時也閭井愁號怨讟之聲九閭萬
里無由達之能達之者獨臺垣耳臺垣爲浙人
人且疑其私而不之信非浙人又遠而不能信
其悉之而不以疑者非公而誰也公倘不忘吾
邑能抗疏請蠲宿逋卽公去尚猶庇公宇下哉
予曰熊公去而爲司諫距今九年曾未得入署
垣事卽署事矣而天子未必下其疏卽下矣而
所在有司又未必能奉行逋蠲否未可知也願
公計畢以其間白銓曹請得舉士如曹叅者自

代則吾邑民受清淨寧一之福不尤多於蠲租什倍乎公聞之曰吾烏能忘爾桐鄉况有熊公在敢不與之共事謀所以善吾後者于是父老益大喜莫不舉手扶轂送公就道曰爲我語熊公有去思碑亭在澤堂之東巋然與浮圖並峙矣

壽方司徒九十序

予覽圖記言軒后訪道容成子浮丘公處在新都今猶稱黃山云予家長城與新都並屬鄆地每思策杖往遊未能也比者客秦淮適有事於白嶽參軍吳子實從史焉于是緣蘿葛冒霧露披搜幽邃僅而陟其巔西眺匡廬北瞻潛霍白雲橫際大江若覆盂水迤邐而趨金陵群峰映帶俯仰爲容洵劃然大觀也旣還吳子迎謂曰若登黃山乎予謝曰幸賴君言游甚快雖然天地之氣竅於山川夫其蜿蜒鬱積之所孕注豈

徒丹砂水銀竹箭芝蘭文禽珍獸之類為能當
 之意者有異人焉而恨未及見也吳子曰然則
 其人若何予曰山自天都南來若連若窮此乃
 益崇倒影拔勢頰厚地而翹高空登者若御冷
 風六月肅然衣則重焉是其人必奇偉豐傑為
 物之宗修名蜚聲掩壓大邦若乃晦明變態彩
 翠相錯險平互屈吞吐陵薄恍屏障列而雲錦
 爍也是其人必含咀英華飫渥丘索抽秘逞妍
 可以潤色鴻業而流芳述作若乃蟠結孤秀迥
 絕人寰一望馮虛窈乎茫乎其不可攀是其人
 必廓曠昭夷獨往獨還世方拘拘彼則閒閒視
 夫升沉是非之代曾不芥蒂而何足諭訛於其
 間若乃幽崖重阻草樹蔽虧石梁雲竇紫房丹
 梯經其處者猶能絕粒茹芝通神不饑而况其
 所薦生者哉是其人必且松柏顏眉冰雪骨肌
 引歲却期與天地而相齊者也吳子曰噫若是

則我司徒方公其人矣公少有沉默之思干文章無所不工尤侃侃負氣節其舉進士時擬公名冠臚唱以語侵權貴置之及歷官亦多與當事選然公所至有績嘆者卒無以中之晚乃進南少司徒方綰三綬日視事而間公者言公老聞見步履且廢公遂上疏乞休太宰濟南楊公固畱之不可朝野嗟歎以爲兩疏而後未有也家居以著書自娛屏跡不入城郭惟採金中使

至始一出建議請歲輸若干緡母重煩供億以敝百姓江左賴焉今年公九十矣精神益矯捷郡人士皆拭目以俟天子存問盛典語云有開必先嚮非山靈所鍾宜不及此予乃憮然失恍然憶也嘗聞之父老言公撫浙時防汛海上覆倭船者九以所獲首虜聞故事海戰不言級僅得賜金幣諸將望之公曰此疆臣職耳何論功爲其鎮靜率類是夫鎮靜是壽術也容成浮丘

所與軒后言存神鍊精之道寧復有加焉者乎
頃從黃山望古洞天歷歷可數詎無遺丹委液
以授後之代興者是在公矣會吳子締姻於嗣
君將修萬壽之爵予則颺歌曰黃之春浩無垠
薦公之醇要公乎上真吳子起而和曰黃之澤
靄無極霑公之瀝從公乎壽域遂再拜稽首命
酌者志之往以爲公祝

李侍御奏議序

余雅聞先輩言善諫者必舉賈誼陸贄爲稱首
賈疏剴而切陸疏婉而莊匪剴而切無以洞國
計匪婉而莊無以悟主心故也近時廷臣所條
上封事異是或矜詡悻直希附蹇諤之義而訐
發陰事逆揣未然以切責人主使之負慝蒙謗
而無可容或厭勦他人唇吻而故艱深其旨險
陂其詞卽經生猶不能解讀而務欲人主自喻
或瑣及米鹽無當大體甚則帷房市井穢褻狎

嫠之語有掩耳所不願聞者而動引陳說了無
忌諱予竊病之內鄉李公以理官高第徵拜南
臺諸所規畫若遊餘刃而孤忠自許尤足揭日
月孚鬼神者受職已來凡得奏議若干首大抵
慷慨懇到安重簡嚴務輸悃誠不蘄詭激務窮
事變不蘄煩苛是故疏草一出中外傳誦以爲
嗣響賈陸豈虛也哉比者行取之令不下臺端
乏人動多兼攝公今復奉詔巡江矣大江南北
萑苻千里所轄郡邑數十其間吏有廉墨俗有
淳龐物力有盈詘皆當綜核以聞臺端無劇此
者記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
利非以便身肥家蓋有裨於社稷之謂也今上
端拱制治疏每畱中臣下莫測其萬一惟至誠
所感金石爲開則其望於公之建白益不小矣
公家代工文所著有六李集行於世第觀公奏
議凜然風生不啻諫獵一篇彼文何足盡公也

予齒日邁而志在山林碌碌無所短長題此增媿

元史紀事本末序

史之體有二左氏以編年而司馬氏爲紀傳世家編年重在事而紀傳世家重在人重在事者其人多濶略而無激重在人者其事常散漫而難究故袁氏之通鑑本末出焉其體用左馬而取其事之最鉅與其人之最著者各以年彙次之不必如訓家之所爲張本爲伏爲應一舉始而終瞭然若指掌讀史者尤便之而獨惜其闕宋元也于是劉侍御陽生氏發其議陳司勳德遠氏輯其書余爲校而梓之以其板歸之國學而二十一史乃全嗟乎自正統之說行而秦晉隋元皆黜爲閏青衿而應制科者不得舉其凡而學士大夫號爲希古博洽之流往往心畏其繁而口摘其疵至左馬而下問以范曄陳壽之

撰有所不能對無論元矣我明之功議者以為
不減開闢惟夫驅左袵而冠裳之也然能黜元
統而不能盡廢元法如欽天推步非至元間之
所授者乎鄉會三場之制非皇慶間之所定者
乎經義如四書易詩之用朱註書之用蔡註春
秋之用胡傳非延祐間之所表章者乎文武官
級非劉秉忠許衡之所建設者乎漕渠自徐州
以抵通惠直連京師非張禮孫郭守敬之所疏
鑿者乎河防如築堤治埽諸法非賈曾之所經
營者乎大抵開創之始所引用者皆勝國之人
而所習見者皆勝國之事故一時紆畫厝注有
不得不相沿襲者是以漢不廢秦唐不廢隋蓋
其勢然也今之讀史者無亦考其人與事何如
耳何必黜閏哉况乎歲功不得閏則不成自有
天道已來閏之不可廢也久矣

賀葉少宰入相序

我朝置相未有不自翰林入者或謂當宣廟時翰林所抽秘書處在奉天門東廡而大學士爲之師間召詣閣中出百官章奏示之令議所當罷行以試其才果達於政否而又陰察其行必顯然負時望者然後得陟宮坊膺大拜蓋其慎重如是今大學士不暇爲翰林師而翰林朝夕所講習者舍詩文數篇而外幾不知政事爲何物遇相臣闕卽翰林以資進而悉置才與望勿

同矣蓋相總百揆操政本第令舍才望而惟詞藻是庸如相何故銓部大臣請擇九卿中一二賢者得與翰林並推而聽天子裁決焉然則曩時所屢以爲請而不報近雖報可而卒不行者非耶夫翰林之儲相也素矣其在經筵君德以之成在史館記載以之信在鎖院賢才以之拔在東閣機務以之理是皆才望之莫大焉者而謂翰林獨工詞藻養資俸一何謬哉今翰林葉

公繇南少宰入相矣公詩文有蒼霞集行於世
文多跡左國儷先秦而昌羊乎西京之圃詩絕
不爲大曆貞元以後語士大夫愛而珍之無不
若天球赤刀者此直其緒餘耳公不從金華殿
中作侍講官乎不掌起居注兼修國史乎不主
鄉會試乎不爲南少宗伯及今官又嘗揖司徒
司空納言諸曹事乎大都本以精白之衷出以
夷廓之度發以伉爽之議而運以堅貞之力吾
見其責彌重其效彌著矣先是公再疏請告天
子方倚注公優詔弗許而公亦思有所稱塞天
子亦不敢以勞苦滯滯爲辭至今日乃奉白麻
之拜一時士大夫無不喜公之入而猶惜其晚
也國初稱名相者必曰楊文敏實爲閩人垂二
百年而公繼之卽公才望日崇依然在翰林者
二十五年而有今命夫天旣已開之而復若靳
之必歷試之乃始畀之何也意者間氣難爲鍾

負苞堂文選 卷三 三十一
大任不輕授歟時與公並拜者左宗伯李公亦
公同鄉同舉癸未進士又先後爲南少宰則天
之所以張閩者益可知矣於是諸曹郎某某等
遂次不佞言以爲公賀

贈裴司空予告南還序

代作

士君子立身大節無有重於出處者孟氏稱孔
子進以禮退以義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推爲聖之時至於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則
偏於仕矣後之說者遂難進三讓易退一辭以
深立躁進之防然以此而律士君子則可非所
以論人主用人之術也使士君子而進退如是
豈國家之福哉嗟乎此吾於大司徒裴公之行
深贊公之出處有據而尤不能無望於國家也
公以戊辰登第筮仕行人一年擢省中六年先
後太僕奉常皆一年撫鄖陽三年入貳司徒一
年少宰二年司空三年而家居半之則公豈不

難進而易退者哉夫主上固不可謂不知公也
當公以太僕請假也此在主爵者能主之遂一
請而聽之至於少司徒之請告則主上初再不
允也至於三乃允之及大司空之命三辭不允
而始之官今又以固請而予告矣溫綸鄭重暫
許回藉小引時月卽復起家主上豈非深知公
乎而無柰公之難進易退何也公今行矣諸曹
郎圖所以誦公行者造不佞而請爲之詞予謂

諸曹郎灼知公心其將終於處乎抑尚不能無
出乎比予以引年乞休私謂予曰公家文政自
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其後握樞秉政卓
然稱宋名臣公獨無意天下乎予謝曰崙何敢
望文正唯是文忠深荷憲宗之知不惜身犯矢
石以平淮蔡誅數十年之逋兇卒扶唐室再造
而天下繫爲安危此則公家業耳夫憲宗英主
也知文忠固宜當其在穆敬文三朝錢徽皇甫

鑄之徒相繼阻撓其間文忠亦浮沉前却時解
政柄時釋兵權末年遂不復有經濟意治第東
都集賢里爲綠野堂與白香山劉中山結文酒
社天子猶知文忠雖老神明不衰屢詔敦起赴
闕是文忠蓋始終遇主矣公今勲階與文忠檢
校司空時埒年方逾耆政其居東都日也武夷
山水清佳公歸而徜徉其下豈不誠適主上思
用舊臣一旦下尺一之詔起公於家畀以大政
公又何辭焉卽開府監司窺公強飯必且交騰
薦剡而不已則公茲行亦一時之休沐耳豈得
遂云懸車哉總之公於出處明矣爲仕可也爲
時可也以文忠而爲伊尹孔子可也諸曹郎洒
然有快予言乃書諸牘以進于公

送按察副使茂成劉公進山西叅政序

往歲己亥上谷劉公以工部郎出主吾浙南關
權政關控江海襟喉是材木竹箭薪槲之所集

也公政跡不能悉數其大要屏駟僮息偵夫寢
竿牘塞近竇與五方之商平其利以登水衡之
額商以不困爭爲歌頌之載在碑記是以吾浙
士民無不相顧而祝曰乃公賢使者縣官何惜
一璽書不遂以公惠吾浙逾五年公拜浙按察
司副使旌節且至前所相顧祝公者踵相躡而
出邇者廓遠者境之上爭褰車帷視之曰果我
公也是髯稍加長而神益王無不相顧向天謝
驪呼乃去公故鎮靜不喜用煩苛文法然亦未
嘗有所縱貸以滋蠹弊卒能使軍無匿丁丁無
匿餉而尺籍爲清浙當閩廣豫章孔道合繻綸
虛日公未嘗以愛憎爲加損供傳者便焉會藩
臬多闕官御史中丞檄公攝糧儲道則布政司
叅政事也浙賦以百萬計運艘以千計移牒旁
午皆取給於一叅政當北發則身親督之渡江
達淮而止於是公儗裝行矣前所驪呼得公者

相顧謂曰是不三月當還無事畱公為也俄而
璽書下進公山西叅政則又相顧驚愕曰我公
將不復還浙也縣官幸念浙惠之公而又奪之
何也晉邊虜猶在雁門馬邑之外浙三垂沿海
與島夷共有如以一颿破浪而至誰能禦之此
其屏翰孰急大司農歲入晉賦一之浙賦九之
此其轉餉孰多晉唐虞故都也至於今其民險
而好思有桃棘樞榆之遺風焉浙民富者競侈

汎而貧者挾狡詐往往弄法綱弗顧此其治理
孰難歟 言誠急浙多浙而難浙奈何不遂以公
即真如洪公故事洪公者今左方伯也由吾浙
學副歷叅政為藩臬長故云如是公所屬府運
守丞而下某某輩解之曰爾浙人感思公切故
所知僅一公縣官視天下才皆其才天下地皆
其地夫安得為區區晉浙計輕重又安得為一
浙畱公第公且召入不遠矣誠入必在宰衡則

請爲浙擇賢守令又爲浙請大司農毋格沮上
恩澤使百姓歲歲得賜租爾浙何嘗終失公余
方迹於寂寞之鄉聞而謝曰甚矣諸大夫之爲
浙善頌也詩有黍苗之篇夫旣言之矣吾浙
人不能一日忘公公亦豈忍忘浙敢裂帛書之
納公行李

壽沈母姚太孀人七十序

萬曆乙卯之秋某月某日沈母姚太君七十矣
太君有子孝廉張几筵設鐘鼓帥其婦若孫洗
爵而壽太君爲之引滿其姻黨柴仲美等以次
進拜太君堂舉壽爵太君又再引滿蓋竟日靡
有勑容而碧瞳鬢髮望之若神仙然莫不退而
疑曰太君豈從西王母上元夫人遊餌黃金而
烹大丹故能壽若是余曰黃金大丹神仙家有
是言矣然而非世所覩也不若徵之太君之德
夫自昔賢媛其最卓犖者周伯仁母之順魯文

伯母之莊韓康伯母之約孫叔敖母之慈陶士
行母之能皆至德也而莫能兼兼之者唯太君
太君本石門舊族其中表王隱居與沈太公善
勸置側室太公知爲姚氏愛女意猶難之而太
君欣然請行何其順也太君來歸時王母顧太
孺人與陸太孺人俱在堂嫡母孫太孺人持家
秉內外斬然太君一以卑詳勤謹當之三太孺
人終不能以苛禮加太君而太君亦不以無苛
故怠三孺人禮其歲時伏臘起居益恭已而甚
相勞愛並稱母母何其莊也沈家業非乏而太
君自十六歸沈迄五十餘年首不重飾身不累
綺卽湖山勝地衆所艷羨者非春秋拜掃未嘗
輕出郭門一遊目焉何其約也太君少信佛戒
殺而太公慕冲舉之術年未艾卽屏內弗御與
孫太孺人居同室食同器孫幼後始得一意奉
齋每晨起誦佛號千遍跽祝曰願亡者生天存

者無疾病何其慈也太公以節俠稱喜賓客孫
太孺人旦夕治中饋常恐不辦晚年孫嬰未疾
一切米鹽皆屬太君而太君不憚拮据佐之至
撫孝廉尤多義方之訓都人士無問識不識皆
知孝廉者何其能也余讀漢武外傳見西王母
偕上元夫人降栢梁殿庭告帝曰汝胎性暴胎
性泆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暴氣奔而神攻泆
精漏而魂罷奢真漓而靈穢酷仁喪而形亂賊
心闢而筋絕汝能去此五慝反諸柔善可以長
生可以度世乃太君順則不暴矣莊則不泆矣
約則不奢矣慈則不酷矣能則不賊矣此母德
也亦壽道也且以沈家世論顧太孺人壽九十
陸太孺人壽九十五卽孫太孺人稍嗇猶踰古
稀而上其家世壽旣如此太君之自爲壽又如
彼今天子在宥壽星見牛女分吳人多得壽而
太君實應之異日者孝廉舉南宮爲天子侍從

臣請具象服翟翹以獻則姻黨之進而爲太君稱千秋百歲之觴政未有艾也區區黃金大丹奚足道哉仲美瞿然曰善遂命豎子操筆載之
送蕭侍御考績序

夫人臣能舉職無負委任至意宜莫如御史何者職有不得言惟御史無所不得言職有不得行法唯御史無所不得行法故也然南北臺御史等耳北臺多得再考躋九列而南臺不滿三

歲輒外補往往以傳舍目之于是囁嚅不及發趨趨不及馳踵襲故常以待簡命無問職如何矣南固祖宗根本之地文武大僚握重兵保釐于其上百司庶府散布于其下而去北覈遠其勢不能無所彈壓故屬御史爲耳目焉假令御史者不舉其職安所事御史哉內江蕭公以貴陽理高第徵拜御史理官者爲御史採風聞而讞刑獄者也是以公之條議獨最工律令獨最

習一時風采大著臺端蓋亦有自云先後敷歷
若巡視五城上下江鳳陽倉儲及掌河南道事
剴直有度開佑吉人如恐不及而大創於凶慙
諸凡吏而墨者胥而狐鼠爲奸者囚而獫狁人
者商而侵牟縣官繙者仕而失伍者盜而聚萑
苻者無不盡法之矣是時徵召廢銓選日壅滯
礦稅之使騷動四方公數上封事不啻痛哭流
泣請之嘗手焚其諫草不以示人也今年春司

功察南京吏績所應降黜者以聞上念臺省多
闕有詔畱用南察竟不報公復抗疏以爲朝廷
非乏人柰何以一二臺省壞祖宗令甲羣臣惶
惑待罪自春徂秋人人莫自保如國是何上乃
下其疏人皆頌公有回天之力焉余數奉公教
今稔知公大氏修飾節約務持大體謂公溫然
若玉於人無逆言乃蝨氣橫發侃侃陳利害至
犯逆鱗不避謂公善察得獄情寧出母入乃介

持不畏強禦一切擊斷而收之無少假貸時言則言時法則法其舉職也如是今海內氣象疲繭執事者委頓無精悍之色名實謬盭緩急不爲賴敝也久矣自公在臺而文武大僚及百司庶府無不人人自澡醜靖恭乃職蓋天子所盡以許御史者公亦盡以報天子古稱不吐茹無以加公之真御史也哉于是公滿九年考矣在憲則載冊而聽於朝余安得畱公行昔也待公若調饑不可一日不得公今也奉公若典刑尤不可一日去公故予竊願公之蚤奏最而節鎮我南服也此誠衷言又不敢諛言雖然天子欲紓南顧之憂則必重借公余且拭目俟之矣

南京會試題名錄序

令甲武舉而外越六歲兩京有會舉所試唯材官暨武學之士而州郡良家子不與焉其重幾與文舉等大司馬誓師諸曹郎毋狗毋佚壹如

鎖圍故事蓋其慎也初試之騎而射合者若而人再試之步而射鵠加遠而合者若而人三試之對策校論以文辭合者僅若而人爲錄題其名而予以職司當有言首簡予按吳地所稱勁弓毒矢介馬而馳搏秘若霆電引滿若月曾不能與燕齊秦晉爭雄至於釋橐鞬而奉觚筦追述韜鈴之要則彼燕齊秦晉且逡巡退避三舍此無他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長以相沿習故

也乃若忠勇所激烈以之折衝敵愾則固無南北一矣而獨不聞吳之先有孫武申胥所嘗以飲非水擊之軍覆楚棲越遂而抗行中原者乎又不聞赤壁淝水間周瑜謝玄所嘗簡卒伍凌洪濤袒跣奮擲以走百萬之師者乎我高皇帝提三尺劍芟刈群雄一時佐元勳而刑白馬無非產於江淮者今之諸材官其後也列代承平兵革久偃諸材官皆習爲褒衣博帶偃僂若腐

儒以浮湛於閭里莫能樹尺寸自見然而比年
以來疆場不無事矣西討靈夏東援朝鮮南夷
播酋赤白囊橫奔征調絡繹我吳兵多左右翕
張其間卒以敵凱今海內指嫖姚而力戰鬪者
必曰吳兵是卽向之褒衣博帶而坐浮湛閭里
者也予故曰特存乎忠勇激烈何如耳宋人言
以弓矢得者不過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得者
亦區區章句無用之學予大以爲不然夫運籌

帷幄摩揣敵情何必不出策試旗鼓相當決勝
呼吸何必不出弓矢如前所云孫申周謝輩與
高皇帝勲臣皆由此選也藝有六而顓尚剽悍
者常廢其四故雖負罄控縱逸之技逞逞詘於
謀畫而顓尚儒雅者常廢其二故有身爲大師
竟不能親履戎陳唯簡弓之卒章者曰碩人侯
侯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斯非武與文合連然稱
名將者哉爾多士其務舉六藝而兼攻之以自

效於忠勇母徒狙南北之習則予可藉手報大司馬矣

古詩所序

詩三百篇皆樂也仲尼未正樂樂先待之失所也甚矣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其再始復亂洋洋盈耳者伊誰之功也哉由斯以降作者無慮百千萬言而撰定之家最者者無如蕭德施左克明郭茂倩或摘小疵而掩

全璧或綜樂府而遺聲詩要以稱得所猶未也明興北海馮汝言氏竭生平之力包作者之林源六代而極黃軒靡不搜括於是詩紀出焉而篇什浩繁諸體錯雜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莫得其端左司馬汪伯玉言脫非易牙爲政孰辨淄澠良匪誣矣余不自量間取其書而宰割之首列樂府次彙古詩析其疑滯訂其譌舛補其漏佚刪其重複都爲五十六卷題曰詩所庶使

藝林之士隨體以求詩因人而論世于以探作
述之源流窮性術之變化第品格之優劣掇辭
藻之菁英即不敢謂雅頌皆得望魯衛之塵竊
于馮氏詩紀豈不薄有釐正功乎書既成客有
問余瞿曇氏內典亦云能所其旨何若余曰此
之謂所有方所也遊于方之內者也彼之為所
無方所也遊于方之外者也參而論之則攬者
不可不知其所矩作者不可不知其所規是亦
有無空相不即不離之密因蓋詩之與禪通也
淵矣微矣無所容吾言矣客笑而退

唐詩所序

余向輯古詩所至宮體以降輒廢卷太息蓋詩
有陳風季札先嘗病之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
非無主也其下競為靡靡而無所憚猶無主也
矧如叔世之君臣相率而趣靡靡不亡何待非
藉唐風節之傾耳皆伶倫屬爾然唐實基於隨

隨則何時哉而其中雄什綽有典刑是殆易窮
 則變天實開之太宗以勘定之功適符其運顧
 世儒遂予其文容化下亦過矣太宗固嘗效為
 宮體而虞永興規之其為秦王破陳之曲庶乎
 本質創興別製徒為貌言至于廣置昭文學士
 聲詩流濫是皆上官昭容為政其不為亡國之
 續也者幾希是故唐之為唐音也非唐為之也
 其運微矣世之求多于唐者有云唐之創為唐
 音其功甚偉後世不能變其格顧乃古為一變
 古亡于唐矣竊謂唐之變古良有之而變獨無
 善不善乎唐之變其靡靡者而為唐唐寧不靡
 靡若乎請視漢為古魏有變漢漢亡于魏矣後
 乎魏者遞變之遞亡之而獨唐黜乎詩以變而
 黜風止二南已矣列國不可黜乎大抵古今作
 者各篤于時由前則為古之漢魏由後則為唐
 之初盛舉盛以槩衰習無相遠試以論馬者論

詩求其神而已余因復輯唐詩所若干卷與前書合各體類從仍如前例搜引釐正力倍于前乃敢私寓軒輊姑以初盛爲前集尋以中晚爲後集以中晚之可抑者爲別集抑之而不忍廢者尚爲後乎唐者地也書成而病我不倫實無所逃罪然余任在舉羸剔非所事噫其孰刪之付諸來者

弋說序

沈幼宰爲諸生時好讀史遇有所得輒引筆爲之論積若干篇命曰弋說喜事者爭相傳矣幼宰不能秘於是以其說授梓人而屬予言序之予惟漢書初成朝士無能解者詔赴闕下從曹大家定句讀習之歲餘乃通夫以東觀盛時猶若此况范曄陳壽而下逮勝國諸史乎我明興用經術取士諸生之業大都剽竊先儒緒餘而微鉅釘組織之欲分功於史學則其業疎欲以

史學叅之則其業雜俟得一第然後以其餘力
研窮汗簡而精已銷亡矣故夫能讀史者必其
不爲諸生與爲諸生而不終者也幼宰尊公爲
名御史又生長湖山勝地卽不至侈服食擁艷
冶呼盧飛白以從事少年之樂必且擇師友修
經生言以希步武青雲而幼宰獨矻矻焉古史
是孰如所著弋說皆雄放沉至能極其情以與
才合而不勝法若矢之貫心破的有餘巧焉以
視龍門蘭臺吾不知何如要亦蘇長公范增畱
侯論之流亞也今年冬當計偕矣以幼宰文彩
何慮不首舉南宮行將抽金匱石室之藏盡讀
之其用力益專其所就業益富寧但以史學擅
長已哉昔左太冲三都賦出能使紙價貴洛陽
而說者歸功於玄宴先生一序余殊不以爲然
第惜余老矣猶及見幼宰全集更爲之序否

元曲選序

世稱宋詞元曲夫詞在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
爲之何必稱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
調而北西廂諸雜劇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
二記已耳或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括帖
然取給風簷寸畧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
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或又謂
主司所定題目外正曲名及韻耳其賓白則演
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或又謂

西廂亦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
故爲諸曲之冠此皆予所不辨獨怪今之爲曲
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
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覆其短今
遂藉口謂曲嚴於北而疎於南豈不謬乎大抵
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猶者
雜以方言自鄭若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厥後
張伯起之徒轉相祖述爲紅拂等記則濫觴極

矣曲白不欲多唯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
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
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業且厭之而
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沙梅禹
金玉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
釵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
諧不無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
情若出兩手何也何元朝評施君美幽閨出琵琶

琵琶上而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夫幽閨大半已
襍贗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美千秋士也予
嘗於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
類永嘉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津稱許
不置又惡知所謂幽閨者哉予家藏雜劇多秘
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種云錄之
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爲校訂摘其佳者若
千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

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若曰妄加筆削自附
元人功臣則吾豈敢

元曲選後集序

今南曲盛行于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
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
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傳粉墨
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
諸賢托盃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

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
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于詩大都妙在奪胎而
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
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
於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
則情詞穩稱之難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
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
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

奏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幾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此見才自非精審于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况以吳儂強效僮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不無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于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蕭管摧藏

掩抑頗足動人而音亦嫋嫋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蒸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儷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之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踈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旣無繞梁遏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彈詞小序

自風雅變而爲樂府爲詞爲曲無不各臻其至然其妙總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已若有彈詞

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說唱於九衢三市亦有嬾
女以被弦索蓋變之最下者也近得無名氏仙
遊夢遊二錄皆取唐人傳奇爲之敷演深不甚
文諧不甚俚能使騃兒少女無不入於耳而洞
於心自是元人伎倆或云楊廉夫避亂吳中時
爲之聞尚有俠遊冥遊錄未可得今且刻其存
者

送徐京兆序

鍾山北峙大江東流烏巷雀航猶存遺壤龍蟠
虎踞鬱作神京王氣盡而花鳥悲皇風穆而市
朝改昔賢樽俎登臨繫故國之思今日軒裳宿
餞展新林之盼徐京兆以六經學綏三輔氓荪
奕家聲顧陸華宗之右循良政術趙張青史之
前雖冕旒逾厚於眷知而輦轂仍資其馮翼不
煩鈎距姦無毫髮之容並沐保釐惠極羽鱗之
被兩都蹟在抱案牘而趨朝三載課成整驂駢

而戒道移秋駕飾春裝背吳會於星津指燕關
於日路蕭疎落葉芝蓋拂以俱飛搖裔征鴻鷁
舟隨而共泛人懷歲月方新採菊之歡地隔風
煙遽動驚蓬之感旣而斜曦不駐曲宴將終嵐
氣沉沉結蒼雲而向晚川陰冉冉傍綠樹以凝
矚睇萬里之嚴程總搖別緒罄百壺之美酒詎
瀉離腸僕進不適時退寧絕俗遊情疎放久混
漁樵野性微馴斲依都邑幾欲迴轅於窮路屢
逢解榻於高齋葉縣之入覲雙鳧處朝廷而不
出遼海之歸來獨鶴顧城闕而難畱唯當江上
紉蘭聊持佩德山中攀桂遠寄思仁擁轍伊何
願君行之少緩濡毫于是旌予分之所投請摘
古詩各操新咏

壽李太公詩序

蓋聞龍德之初戒潛龜書之首稱壽扶陽代相
經術顯矣而岡陵之頌罕陳太原偕隱幽光著

矣而羔鴈之榮莫嗣詎能朝章家慶如今日兼
而有之者乎太公出自仙李之卿居隣大椿之
域清標奕奕濁世翩翩郭泰知名嘗克都講馬
卿能賦肯起貲郎雖纘服於簪纓獨怡神於泉
石太君並高眉壽翟第乘軒大夫方滿立年隼
旟開府王事敦而日邁親舍遠而雲飛御有板
輿迎來薇省烏程酒熟上南山之壽杯玄籥星
周舉西池之高宴于時春陽乍轉淑氣初迴梅
花共舞袖交芬黃鳥逐笙歌遞響靈壽之杖遠
鈞九重燕喜之歌爭傳百邑其弓裘靡習縫掖
無聞徒以先人託附驥之餘而賤子辱登龍之
末得御公家元禮喜色可知顧惟我祖初成遺
謠猶在敬從三祝爰賦十章將無見哂大方姑
以先諸酌者

曾明府三吳輿頌序

蓋間天之間氣世之偉人是以瀛島仙桃必三

千年而始實熙朝王佐亦五百歲而後興彼楚
國固有大椿而梁棟之材不適漢代寧無茂宰
而岡陵之頌未孚非夫用與時違則或壽因名
掩孰有勲垂汗史福備洪疇如今日君侯者乎
君侯學傳東魯文嗣南豐運溟渤而上扶搖壯
圖誰禦吞雲夢而不芥蒂雅量自如方公車屬
待詔之初已當宁歎相見之晚謂烏程乃山長
水遠之邑每弄印而依遲惟君侯實冰清玉潔
之操特剖符而共理割雞聊試乳雉旋馴繭絲
絀而壤賦登鉤距屏而庭訟息德聲洽咏仁風
飄十地之雄道化騰謠惠露灑九天之渥加以
招延蒼璧獎誘青衿訪陽晝於垂綸引王符於
倒屣遂使鑿坏遺叟眄隣燭以分輝栖泌寒流
跂江波而竊潤如僕者宦途早落藝苑久荒徒
以古貌古心而讀古書其爲養拙不能圓言圓
行而應圓物祇坐窮愁志益摧於憂患之林齒

漸逼於虺虺之境義無可往幾杜泄柳之門事
或在公偶造武城之室亦知民懷慈令吏畏神
君常恐三年之考績上聞必有一旦之徵書下
及正欲叩閣而借寇適當瞻嶽以生申燕鶯諧
百里之絃歌爭自前溪刷羽桃李藹萬家之春
日疑從玄圃移枝種種翩翩形形色色雖則君
侯望重無庸藉品類以開尊然而我輩情殷不
免倩羣芳而作賀敢請善繪者圖爲若而幅工
詩系之如其篇並振詞鋒同濡筆海何必捧觴
稱壽盡霑賓客之塵庶幾舐鼎得丹永託燿霞
之庇

負苞堂文選卷之三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引

冒伯麟詩引

此廣陵冒伯麟詩也伯麟束髮希古卽能詩詩不盡於此要之舉一嚮而全鼎可知也予旣輯古詩所將舉全唐附之時客居秦淮伯麟每過揚摧輒移日子因謂唐時樂府雜於鏡歌五言

窮於漢魏獨歌行近體七絕有前人所不能加
蓋其格氣渾厚意象含蓄聲調和平一唱三歎
深得國風微旨故也李于麟之評少陵猶以爲
篇什雖富頽然自放况大曆而降元白諸人者
哉夫詩之不可爲史猶史之不可爲詩世顧以
此稱少陵大家此予所未解也大抵能變一代
之體者必擅一代之才故陳思出而漢體亡矣
平原出而魏體亡矣然而論者以冠陳思於河
間躋平原於步兵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少
陵淹通梁選出入楚騷其志量骨力豈不凌厲
千載然而唐體亦自此亡矣今之宗少陵者如
射覆然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瓦存石甚至陰
摹而陽摹之幾於生折少陵而嫻然自託以爲
神奇者何其紛紛也伯麟詩於唐體無所不擬
倘亦有當少陵乎慎母若今之宗少陵者伯麟
視予而笑莫逆也遂併題之集端

玉茗堂傳奇引

臨川湯義仍爲牡丹亭四記論者曰此案頭之書非筵上之曲夫旣謂之曲矣而不可奏於筵上則又安取彼哉且以臨川之才何必減元人而猶有不足於曲者何也當元時所工北劇耳獨施君美幽閨高則誠琵琶二記聲調近南後人遂奉爲槩矧而不知幽閨半雜贗本已失真多矣卽天不念拜新月等曲吳人以供清唱而調亦不純其餘曲名莫可考正故魏良輔止點琵琶板而不及幽閨有以也琵琶諸曲頗爲合調而鋪叙無當如登程折賜宴折用末淨丑諸色皆涉無謂陳畱洛陽相距不三舍而動稱萬里關山中郎寄書高堂直爲拐兒給誤何繆戾之甚也至曲每失韻白多冗詞又其細矣今臨川生不踏吳門學未窺音律艷往哲之聲名逞汗漫之詞藻局故鄉之聞見按亡節之弦歌幾

何不爲元人所笑乎予病後一切圖史悉已謝
棄閒取四記爲之反覆刪訂事必麗情音必諧
曲使聞者快心而觀者忘倦卽與王實甫西廂
諸劇並傳樂府可矣雖然南曲之盛無如今日
而訛以沿訛舛以襲舛無論作者第求一賞音
人不可得此伯牙所以輟絃於子期而匠石廢
斤於郢人也刻旣成撫之三歎

俠遊錄小引

余少時見盧松菊老人云楊廉夫有仙遊夢遊
俠遊冥遊錄各四種實足爲元人彈詞之祖每
恨無門物色之後四十年而得仙遊夢遊二錄
於里中蠶嫗家校刻行世矣又十年歲壬子以
採茶過壽聖寺此創自吳赤烏而重修於元之
至正巨麗甲吾邑今皆爲茂林修竹獨毘陵閣
猶巋然青葱峭蒨間蓋佛力也余登眺良久忽
豎子墜閣下云承塵中多藏書盡爲蟲鼠啣蠹

如敗絮余念寺之廢久矣而閣獨存是書何遽
不如閣耶亟命檢之則所謂俠遊者在焉讀其
書校前二錄小異而豪爽激烈大過之摹寫當
時劍仙諸狀若抵諸掌誠千古快事然其間脫
落者十二三不敢泥闕文之說輒爲詳其首尾
繹其意義倣而足之亦不至如東廣微補亡詩
直用鑿空爲耳昔魯恭王壞孔壁而尚書諸經
乃出說者謂天之未喪斯文故其藏也若避秦
火而其出也應漢表章俠遊何物出亦有時然
則古人秘書所燿滅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太史
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而副在京師傳之通邑
大都有見哉有見哉

荆釵記引

今樂府盛行於世皆知王大都西廂高東嘉琵琶爲元曲無敢置左右袒然予觀琵琶多學究語耳瑕瑜各半于曲中三昧尚隔一頭地而得

與西廂並稱者何也往遊梁從友人王思延氏
得周府所藏荆釵秘本云是丹丘生手筆構調
工而穩運思婉而匝用事雅而切布格圓而整
今坊本大異循環把翫幾至忘肉乃知元人所
傳總一衣鉢分南北二宗世人自聞見解繆相
祖述尊臨濟而薄曹溪蔽也久矣夫壁有兩色
澤皆同而價懸絕特甚惟識玉者能就其側而
辨之何況彼此相形低昂立判者哉尹夫人一
望見邢夫人心折氣沮直欲自毀其面於乎此
觀荆釵琵琶之喻也

題六臣文選跋

往予遊白下借客過開之署中於時梧陰滿席
涼颼徐引展几上文選諷誦數篇以爲適蓋開
之平日所秘珍宋板書也客有舉楊用修云古
書不獨無謬字兼有古香不知香從何生予曰
爾不覺新書紙墨臭味乎開之爲絕倒迨庚子

秋訪開之於湖上方校刻李注文選甚工因索
觀前書開之手取示余曰獨此亡恙比雖貧猶
幸不爲王元美漢書也予曾見元美漢書有趙
文敏跋愧同吳興人不能作文敏書以爲此文
選重聊題數語識歲月云

題武將軍華山詩畫冊後

予嘗疑干將莫邪在延津上當無復合之理及
觀武大將軍家所藏王道安遊華山詩畫聞先
已散逸後從長干酒肆間得之乃知神物離合
信不誣也詩畫皆有唐人風骨而王元美諸君
子爲之跋尤爲可寶將軍不好武足供記室清
玩矣

跋文侍詔西苑詩卷

予嘗評文待詔書小楷學黃庭而失在媚行草
學聖教而失在俗去右軍之法遠矣然我朝書
家卒無出待詔上者惟其倣古精深而諸體兼

擅故也世傳待詔名布中外有島夷入貢者賚
百金於門乞書竟不可得何但世重待詔卽待
詔自重可知矣此卷所錄西苑詩比吳門刻本
肥瘦迥異尤爲得意之筆第裝演者誤去託紙
遂使墨氣索然老可惜耳

澹菴錢公墓誌跋

在嘉靖庚子澹庵錢公與先大夫同舉於鄉洎
予小子循與公季子惟凝復同舉南宮是爲萬

曆庚辰以世講故益厚善遂得附肝腑之戚循
旋廢以歲時謁公於家公數以學規循顧循以
雕蟲小技自好未能從也久之始偕許孟中先
生游稍稍知學而公與許先生先後逝矣會惟
凝以許先生所爲公誌及李太史本寧表索書
因爲倣右軍筆法摹勒上石兼綴數語於末以
志媿焉

負卷堂文選

卷三

五



